

## 平民萝卜

张梅

萝卜风华正茂,被整筐的挑到集市。萝卜的好处,是家喻户晓的,青菜萝卜保平安,这一俗语显而易见萝卜在日常菜蔬中的佼佼者地位,似乎萝卜与青菜的联袂,就成了平安的护身符。

可萝卜在见到天日之前一直是低调的,埋于泥土之中,你是不知道它怎样积蓄养分让自己变得丰腴的。拔萝卜的那会儿,会忽然间愣住:在不见天日的土中,却着一身曼妙的红色或柔嫩的白,一点也不逊色日光下雨露中的垂在枝头的果实。刚出土,已经倔强地散发出它特有的气息,熟稔的清苦的气息。

可是它们的同伴,同时发芽长叶的那一茬,还未等土里孕育的萝卜长得圆鼓鼓的,就被拔出,以便腾出更多的空间和营养。被拔出的,也在某个秋雾迷蒙的晨,被顺便挑到集市。萝卜的叶和茎,我们叫作萝卜缨子。在秋雾还未散去的菜场遇到,没有细细辨认之前,差点与之错过,可它还是被根部花

生大小的萝卜泄了密。于是拎回,洗净焯水,萝卜缨子切碎丁,葱切碎,蒜拍散,凉拌可以,清炒亦可。

萝卜缨子的清苦与萝卜是一脉相承,清炒萝卜丝或萝卜片最能品尝出萝卜的味,微微的苦溢满口腔,甚至有些霸道,吃了别的菜后依旧隐约还有萝卜味。遇到肉,尤其是排骨,共同沸腾于一锅汤水中,境况就完全不同。萝卜炖肉,肉变得含蓄,尽量把鲜味给予萝卜,而萝卜叶变得温存,入口即化,且清甜无比。最好的境界是它们共同炖于一只藤黄的砂锅中,缓缓的文火舔着锅底,还未炖好,萝卜味打头阵似的抢先飘出来,不由分说勾起家人的食欲。接下来,排骨和萝卜相融的香气如交响乐一样跌宕起伏。等到了餐桌上,家人围坐,排骨此时不受宠,萝卜被舀到碗中,筷子要轻夹,否则一个不小心就夹开了。

到了寒霜浓厚的冬日,牛肉牵手土豆,羊肉就

与萝卜做最佳搭档,萝卜能除去羊肉的膻气。羊肉萝卜,毫无悬念地写在菜单上,夜市中的大排档可是唱主角的菜——是萝卜好吃羊肉也好吃,简直是珠联璧合,只吃得心里火热,额上沁出汗珠,让人一直暖到心底。

进了腊月,青菜萝卜更是在街巷中友情出演,这家的窗台,那家的院落,都成了他们一展风姿的舞台。日子的有滋有味中总有它们的身影。萝卜被洗净切成块,摊放在竹匾里,那是要腌“萝卜鲞”了。一直误以为腌萝卜干叫“萝卜响”,以为是吃起来脆生生的,格嘞有声,所以有此叫法,偶尔翻书,才知道自己有误。萝卜块有时被细心的主妇穿成串挂着晒,暖阳,屋檐,一顺溜在朔风里晃荡。你若不经意,走在巷中,头一抬,会发现自己就在萝卜串下行走。

这个“鲞”字,最有名的莫过于《红楼梦》中的茄鲞,是众所周知的精致。为伺候那才采下来的嫩茄子,用了几十只鸡,香菌豆腐干还不算在内。这样的吃法,走的可不是大众路线,也就无法推而广之。还是萝卜实在,也叫这个名儿,可是实实在在的“鲞”,只是变着法子,只需盐、辣椒粉等助兴,腌缩成干,忠实地陪伴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冬天。

后来读《诗经》,萝卜在里面有个很雅致的名字,叫做“菲”,现在经常在女子的名字中见到这个字眼,就像桂兰、阿菊一样,大概也是人们亲近草木的一种方式吧。

## 小炉匠

彭亚东

堂兄拎着一张断了的犁头要出门,我问他去做什么,他说昨天将唯一的一张犁头犁断了,这东西现在没得卖,只好去找小炉匠。小炉匠是邻村的,从小跟着他那接犁头补锅的父亲学手艺,被人左一个小炉匠右一个小炉匠地叫惯了,本名反而没几个人知道。虽说现在的小炉匠也已年过五十,应该叫老炉匠才是,不过乡亲们叫顺了口,这个“小”字怕是终身去不掉了。

如今乡亲们做田,平洋大畈上的田地都是请机器,这样又快又好又省钱,可边边角角的地方机器去不了,还得靠牛犁,因此那古老的弯辕犁不时地被人掇来扛去。但不方便的是现在没人卖犁头了,要是坏了只能接好了再用。可这方圆十里八村的只有小炉匠一个人会做这活。

二十多年前还没什么机器耕作,那时主要靠牛拖犁,小炉匠就挑着风箱和熔炉整天走村串乡为人接犁头,后面摇摇晃晃地跟着又是师傅又是父亲的老炉匠。更早的时候,乡亲们穷得连锅也买不起,锅破了,就靠补,甚至是补了又补,小炉匠父子又兼带补锅。当然那时候也有外地来的手艺人,不过听大人们说,都没有这父子俩实诚细心,还是他们做出来的活计好,价钱上也好说话,有时几个鸡蛋也就打发了。

我上十岁时刚够着灶台,妈妈忙不过来了就让我烧饭。一次洗锅时我站在小板凳上使劲铲,不想将锅底以前补的补疤给铲下来了,结果漏了一灶膛的水。没锅烧饭了,妈妈只好和我抬着破锅去找老炉匠。也就是那时,我认识了小炉匠,当时他还不会补锅,只是帮他父亲拉风箱。他一下接一下地拉,熔炉里火苗呼呼往上蹿,他父亲用铁钳夹了一个陶土小罐坐在碳火上,又往罐里丢了几块锅铁。不一会儿,锅铁熔化成通红的铁水,老炉匠将破锅扣在地上,钳住陶罐,在破洞上小心快速地倒铁水,然后放了家伙,飞快地将锅翻起来夹在两腿间,同样飞快地两手各抓起一把稻草灰,分别从锅的内外去按刚补上去的疤,三按两按后,拿个锅铲铲一阵,很是光溜顺当,跟好锅没大的区别。我当时看得两眼发直,心里佩服得要命。

随后不久,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小炉匠就开始了他的炉匠生涯,跟着父亲走村串户了。每到一村头,父亲歇下担子,小炉匠就拎着半块犁头铁,用小铁锤“当当”敲着,嘴里拖长声音叫着“接——犁头——补锅啊——”一家一家地去兜生意。我曾见他在寒冷的大清早踩着浓霜吆喝,颈子缩在破棉袄里,浑身瑟瑟发抖,鼻尖上挂着清鼻涕。

不一会儿,乡亲们就三三两两陆续来了,或接犁头或是补锅补鼎罐之类的。接犁头同样也要先熔化了铁水,不同的是需要两块干泥做成的模子,一块平放在地上,将秃了或断了尖的铁头放在上面对准了,再倒入通红的铁水,快速地将另一块模子合上去用力压紧。待铁水凝固后撤去模子,再敲打掉附着在犁头尖边缘的毛边就成了。该付钱了,那时的价钱好像每件只要几毛钱,有的人掏出来的尽是角子,老炉匠就拉开风箱上的小抽屜,看也不看“哗啦”一声扔在里面,就是少个三五分,他也不计较。到了该吃饭的时候,如果谁家能端来一蓝边碗掺红芋丁子的饭,不仅能抵工钱,老炉匠还会非常客气地感激一番。

阴阳交替,春秋代序,转眼那么多年过去了,老炉匠早已不在了,小炉匠也渐渐地老了,可那一幕幕我总也忘不了,小炉匠肯定也忘不了,除了那艰难的岁月,也许还有父亲对他说的那些规矩。

## 树买猢猻

王国华

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的时候,俨然土皇帝,不仅独立拥有关市、榷税、盐井、金矿、铜山等,还大肆收罗党羽。凡中央政府派到云南的官员,都要以个人名义到平西王府拜见,并可根据身份大小领取身价银。一时间,官吏趋之若鹜,名节扫地。刘昆被派到云南做同知(知府的副手),甫一抵滇,吴三桂就让自己的女婿胡国柱来找刘昆,闲聊片刻,胡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卖身文契。刘昆细瞧,上面写道:“立卖身婚书,楚雄府知府冯苏,本籍浙江临海县,今同母某氏,卖到平西王藩下,当日得受身价银一万七千两,媒人吴国柱,卖身人冯苏云云。”刘昆大惊,早知云南官员无耻,但没想到无耻到如此地步,竟公然以契约的形式明确彼此关系!自然,刘昆没有签同样的契约,自然,他成了吴三桂的异己。

看这个故事,觉得卖身官员很很可悲;但想想,最可悲的还是吴三桂。他逼着一群手无寸铁的官员卖身给自己,有什么意义呢?他难道不知道那些人都是言不由衷吗?不过明哲保身而已。即使是真心实意投靠来的,也是为了利益而来,哪个和他有着深情厚谊?这种契约关系十分脆弱,只能锦上添花,决无雪中送炭。在你得势的时候,这些人巴结你,维护你,与你利益分肥;一旦情势变化,大多四散奔逃,契约能让他们止步吗?

吴三桂的老前辈、明朝太监魏忠贤,当年比吴三桂还威风。他掌权之后疯狂提拔自己的党羽,族孙魏良栋、魏鹏翼还是睡在摇篮里吃奶的小娃娃,就受封为太子太保、少师;其从子魏良卿代替天子在南、北郊的祖庙主持祭天地、祭祀帝王的祖庙。出门时,从者上万,前呼后拥,冠盖云集。魏忠贤被称为“九千岁”,名义上仅次于皇帝,实际却掌管着全国事务。谁对他俯首帖耳,拜他为爹为爷爷,他就重用谁,最亲近的人号称“五虎”、“五狗”、“十孩儿”、“四十孙”,遍布朝野上下。瞅这架势,简直马上就能当皇帝了。但事实怎么样?新即位的崇祯皇帝一声令下,魏忠贤只好吊死。大树倒了,猢猻们散了,各自保命,那些“忠心耿耿”的孩儿孙子们,谁敢为他起兵造反?

一个人逐渐成长为大树的时候,花钱购买猢猻,围绕着自己,惟一的用途是掩饰自己的虚弱,排解自己的紧张,别无其他意义。

## 不当一回事

刘莉

今年国庆期间适逢中秋佳节,趁我们这些儿女放假,父母决定回老家走走。自从参加工作以后,父亲就没能回老家过一个节,这次想在阔别60余年的老家过个中秋节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,而天公也作美,阳光和煦,风很温柔。大哥开着私家车,奔驰在高速公路上。面对着满目青山、金黄的谷物和崭新的楼房,父母不断地感叹家乡的变化。

老家在淮北刘楼,过去属萧县,淮北市成立时将这里划为属下管辖,但是我们在写籍贯时还是习惯地写上萧县。

当日下午,闻讯而来的人群中,一位黝黑的老人急切地找到我的父亲。他热情地握着我父亲的手,但父亲却是一脸的茫然。坐定后,那位老人说起5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,老人说:“当时我老婆病重,家里穷得揭不开锅,经打听你在县委里工作,就找到你那里了。”他清楚地记得我爸爸妈妈带他去县委机关食堂吃饭的情景:在食堂里,我父亲给他买了两个花卷,还是白面的。老人的话语打开了老爸的记忆:“不错,是有这么回事,吃完饭我还送你出了门。”老人急切地接下话茬:“对,你还给了我两元钱,说是快带我老婆把病治好。就是这两元钱,救了我老婆的性命,也救了我全家。”接着他指着大儿子,又拉过小儿子,说:“一听说你要回老家来,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,你看,我的儿子们也丢下手中的活,特意开车来接你们,请你们到家吃顿饭,表达感恩之情。”由于行程安排的满满的,父亲只好婉言谢绝了他的心意。

当他们离开后,我就问他们是哪里的,叫什么名字,父亲说:“都过了这么多年了,亏得他还记得这件事情,我哪里知道他叫什么名字,那是困难时期,家乡找我的人多呢,能帮人家一把就帮助一下,谁也不把这些当回事。”



夜幕下的圣殿 张大林 摄

## 老倔头的焰火

顾泉林

要说爱好,安度晚年的老倔头百玩不厌的就是放风筝。关于放风筝的种种好处,老倔头说,就是全身动起来了,比如说身子在动,脑子在动,眼睛在动,尤其是颈子在动,这对治疗颈椎病大有好处,人一动身体就健康。其实,我看过老倔头放风筝的情景,玩的开心时,老倔头的嘴也在动:风筝飞的顺、飞的高,老倔头会开心地大笑,把风箏当作喜欢的人骂,骂得不亦乐乎眉开眼笑;如果风筝飞的背、飞的朝下栽,老倔头也会骂,当然是恨恨的骂,有“恨铁不成钢”的意味,好像天上的风筝是他当年手下的士兵。老倔头高兴与不高兴时骂人的词都是一个版本,很北方化,很情绪化、很僵硬化。

开始的时候,也就是抗美援朝仗打完了的那会,老倔头转业来到这个城市,因为他老家在北方,人家就喊他“侂子”。老倔头打仗的时候是负责在战场上传信。老倔头说:“天上地上炸翻了,高射炮打的像放焰火,俺骑着摩托车就在烟火里钻,从没误事。”上世纪70年代,家家户户流行一种可放可收的躺椅,用作夏日乘凉。老倔头也让人做了一把。谁知头一天享用时,调节收放的钢齿就把他一个手指头给轧断了。老倔头的火“腾”的一下就上来了,当场就用血糊糊的手,将那躺椅给砸了。他边砸边骂:“俺在战场上的一块皮都没掉,这会把手指弄断了。死了咋去见战友?”

后来我才知道,当年老倔头的那个通讯排,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。我还知道,

“老倔头”的雅号就是从那次砸躺椅开始代替了“侂子”。但对于老倔头的“倔”,我还是从一次放焰火的事情中领略的。那是个秋色养眼的日子,当地举行一项重大活动,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放焰火,也叫放礼花。这本来没老倔头什么事。但第二天老倔头将我堵在了上班的路口。他气耿耿地问我,这放焰火要不要通知老百姓去看,这么好的焰火让老百姓错过了,多可惜。他进一步跟我要求,帮他找上边反映反映。我一时被他弄蒙了,不知如何回答。按说,政府举行活动还要挨家挨户通知你吗?这个问题新鲜,富有创意。

那几天,老倔头一直等着我回音,我也想对老倔头解释,但又不知从何说起,当然也就说服不了眼前的老倔头;我知道老倔头的犟劲上来一时半会拦不住,就躲着他。但早上还是让他给“逮”个正着。他说:“我说你写,我去找上面评理。”也就在那一刻,我意识到,老倔头这回来真的了。老倔头很严肃地说道:“政府举办活动用的是谁的钱,是纳税人的钱。放焰火就得通知老百姓去看。”

老倔头一席话,让我肃然起敬。步入暮年的老倔头这一次“倔”得有境界有条理,他吐露的是一位老兵与社会同行的心声。我曾将这件事说给好友们听,有的说是老倔头闹得难受,有的说是老倔头莫名其妙认死理,我倒认为老倔头“倔”的可爱。一如他放风筝的姿态,全身都在动,其实最关键的是他脑子在动,时不时催生出五彩缤纷的思想焰火来,好看,动人。